

中国人的

境界

王国维

著

塑造国民人文精神的经典读本

中国人的境界

王国维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人的境界 / 王国维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008-5571-2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社会科学-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84023号

中国人的境界

- 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王学良 杨博惠
责任校对 赵贵芬
责任印制 栾征宇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营销出版部)
(010) 82075934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6.75
字 数 240千字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2.8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编 论教育

论教育之宗旨 / 002

论平凡之教育主义 / 005

教育偶感四则 / 007

纪言 / 012

教育小言十二则 / 014

教育小言十则 / 019

教育小言十三则 / 023

教育小言十则 / 027

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(条陈学部) / 030

第二编 论文学

《红楼梦》评论 / 036

文学小言 / 055

- 屈子文学之精神 / 060
人间词话 / 064
人间词话(未刊稿) / 077
宋元戏曲考(节选) / 091

第三编 论文化

-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/ 114
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/ 117
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 / 121
哲学辨惑 / 134
论性 / 137
释理 / 147
原命 / 159
老子之学说 / 163
孔子之学说 / 169
墨子之学说 / 211
列子之学说 / 224
子思之学说 / 239
孟子之学说 / 243
荀子之学说 / 248
周秦诸子之名学 / 254

第一编
论教育



论教育之宗旨

教育之宗旨何在？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。何谓完全之人物？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。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：一曰身体之能力，一曰精神之能力。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，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，皆非所谓完全者也。完全之人物，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。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：知力、感情及意志是也。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：“真”者知力之理想，“美”者感情之理想，“善”者意志之理想也。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，欲达此理想，于是教育之事起。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：智育、德育（即意育）、美育（即情育）是也。如佛教之一派，及希腊罗马之斯多葛派，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；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智育，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，皆非完全之教育也。完全之教育，不可不备此三者，今试言其大略。

1. 智育

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，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识，而知识之程度之广狭，应时地不同。古代之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，闭关自守时之知识，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。故居今之世者，不可无今世之知识。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；溯其发达之次序，则实际之知识常先于理论之

知识，然理论之知识发达后，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。一科学如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博物学等，皆所谓理论之知识。至应用物理、化学于农工学，应用生理学于医学，应用数学于测绘等，谓之实际之知识。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，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，而维持一生之生活。故知识之教育，实必不可缺者也。

2. 德育

然有知识而无道德，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，而保社会之安宁，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。夫人之生也，为动作也，非为知识也。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，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。盖人人至高之要求，在于福祉，而道德与福祉实有不可离之关系。爱人者人恒爱之；敬人者人恒敬之。不爱不敬人者反是。如影之随形，响之随声，其效不可得而诬也。《书》云：“惠迪，吉；从逆，凶。”希腊古贤所唱福德合一论，固无古今中外之公理也。而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。张皇而发挥之，此又教育之任也。

3. 美育

德育与智育之必要，人人知之，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。盖人心之动，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；独美之为物，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，此最纯粹之快乐也。孔子言志，独与曾点；又谓“兴于诗”，“成于乐”。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，及近世希痕林、希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，实非偶然也。要之，美育者一而使人之感情发达，以达完美之域；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，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。

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，非各自独立，而互相交错者。如人为一事时，知其当为者“知”也，欲为之者“意”也，而当其为之前（后）又有苦乐之“情”伴之：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。故教育之时，亦不能加以

区别。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，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，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。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，又加以身体之训练，斯得为完全之人物，而教育之能事毕矣。



(原文载于1903年8月《教育世界》56号)

论平凡之教育主义

天下事，有言之有故，持之成理，而实无当于今日之急务者，则流行之平凡教育主义，是已。彼等之言曰：“不立小学，不能立中学；不立中学，不能立大学。故今日当务之急，在多立小学，而中学、大学图之小学尽立之后，未为晚也。”（本报第三期辻君论说参照）此其言固常识之所易知，而亦苟安之政治家之所乐闻也，不知为此说者，谓今日之教育但当限于六七龄之儿童欤？抑将聚成童以上未学之人而悉以教六七龄之儿童者教之欤？由前之说，则十余岁以上人无就学之地，而二十年以内国无可用人，使国家弃数百万之人才而阻教十年之进步，其害无甚于此矣。由后之说，则使成人之为学者必蹈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之次序，比其材之成，至少亦须俟诸十数年之后，其害与前说等。夫学专门学者，因不可无普通学之预备，六七龄之童子，自断无授以专门之理，然年齿稍长，知力已熟者，则加以二三年之补习，而授以专门之学，微论足济国家需才之亟，亦对今日少年之教育，其理固宜如此也。故今日大学、中学之弊，不在于有其名，而在于其无其实，不举其实而欲降其格以就之，抑亦不思之甚者也。

论为学之次第，固宜循小、中、大学之序，亦思欧洲学校之历史固有大不然者乎。大学之立，远在中世之顷，而主张小学之普及者，则仅近百年之事耳。大学之立之先于中小学，专门教育之先于普通教育，此学校发达史上不可拒之事实也。即在今日，如俄罗斯科学、文学、政治

之大家几与德、法并驾，而普通教育之设备尚不逮意大利、西班牙诸国，然所以屡败于日本，而尚不屈者，则岂非以国尚有人哉？日本之兴学，也亦中小学与大学同时并举。今日当国之元老与夫于政治、社会、陆海军中占重要之地位者，皆当日未受完全之普通教育，而躐等以学专门之学者也。德之胜法也，太将毛奇以其功归之小学教师。吾人不敢不谓普之强大，半归于普通教育之力。然毛氏之语，乃出于功成不居者之自道，则又不可忘也。天下大事，多出于英雄，天才之手；蚩蚩者，直从风而靡耳。教育不足以造英雄与天才，而英雄与天才自不可无陶冶之教育。高等教育之责任，在使英雄与天才得其陶冶之地，而无夭阏之虞。今以国事之亟而人才之乏，则亟兴高等之教育，以斩有一二英雄天才于其间，而其次者亦足以供驱策之用。兹事体大，固不可一日缓矣，而议者犹曰无为，此则可大息者也。

此平凡主义之教育，我国上下一般之所赞成也。如南京之陆师学堂，其程度虽不足当外国陆军之专门学校，然以之比外国之陆军中学，如日本之幼年学校，固未为劣也。即令稍有所劣，则高其程度可耳。夫生徒年在十五六以上。有汉文之素养，而其材质非下下者，则施以中等之教育，何所不可？而必欲改为陆军小学，固无怪学生之不能默尔也。以二十以上之人，而使降受小学之教育，无论非国家育才之本旨，即以教育学之理法言之，亦岂合也哉？此皆平凡主义误之也。由此平凡主义，即使小学遍立于全国，愚民之知识当稍胜于前日，至于经国体野、扶危定倾之人才，又何从得之哉？且欲兴小学，则不可无小学之教师，而小学之教师，非受中等之教育者不能为也。欲兴中学，不可无中学之教师，而中学之教师，又非受高等之教育者不能为也。故初等、中等、高等之教育，三者当并行而不当偏废。今日之要务在一面兴普通教育，一面招集年长才秀之生徒，先与以必要之预备，而授“专门之学术，庶足以理万端之新政，而供中学之教员。事无亟于此者矣！余以平凡主义之近理而乱真也，故为之破其惑如左。

（原文作于1905年，收入《静庵文集》）

教育偶感四则

体罚果可废欤

天下之至弱者，人生亦其一欤？东方之学者曰：匹夫不可夺志。西方之学者曰：意志自由。虽然征之事实，吾人之志，果不可夺乎哉？吾人之意志，果得自由乎哉？今夫一卷之石，支之以几，则寂然不动，然一旦去其支之之物，则不坠于地不已；无他，因果律为之也。今夫植物枝叶扶疎以趋日光，根垂地中以逐土浆，不知其然，而若有不得不然者；无他，刺冲律为之也。若夫吾人之于动机，其有以异于是乎？就事实上言之，吾人之心，动机之战场耳；吾人之行为，动机之傀儡耳。吾人有特别之性质对特别之动机，必有特别之行为应之。其有时而不然者，必他种之动机制之也。而此他种之动机，所以能制此种之动机者，必其势力强于此，不然必其相等者也。顾吾人虽各有特别之性质，而有横于人人性质之根柢者，则曰生活之欲。故凡可以保存吾人自己之生活及吾人之种姓者，其人吾人之知识中，而为其行为之动机也，常什佰于他动机之势力。古今圣哲之所以垂教者，无非欲限制此动机而已。政治与法律，宗教与教育孰非，由此而起乎？今夫御人于国门之外，杀其人而夺其资，此世所谓大慙者也。然非有他动机以制之，吾知迫于生活之欲而为此者且相踵也。其所以不敢者，必畏死刑之随其后也；不然，则畏死后之天罚也；不然，则畏舆论之势力，抑由本然之良心有不许其如此者也。故吾人之精神中，亦唯动机与动机之战斗而已。所谓意志之自由

者，果安在欤？今之言法律者，则曰：废死刑。言教育者，则曰：废体罚。死刑与体罚之当废固已，而不图强他种之动机以易之，则其弊余又乌知其所底哉！又乌知其所底哉！

寺院与学校

《易传》曰：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仁之德尚矣，若夫义则固社会所赖以成立者也。义之于社会也，犹规矩之于方圆，绳墨之于曲直也。社会无是，则为鱼烂之民；国家无是，则为无政府之国。凡社会上之道德其有积极之作用者，皆可以一“仁”字括之；其有消极之作用者，皆可以一“义”字括之。而其于社会上之作用，则消极之道德，尤要于积极之道德。前者政治与法律之所维持，后者宗教与教育之目的也。故《大学》言平天下，首言絜矩之道，而后言积极之道德。“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。”消极之道德也，义也。“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”积极之道德也，仁也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义也。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仁也。非义非道，一介不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，义也；以斯道觉斯民，仁也。仁之事，非圣哲不能。若夫义，则苟棲息社会以上者，不可须臾离者也。人有生命、有财产、有名誉、有自由，此数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也。苟有侵犯之者，岂特渎一人神圣之权利而已，社会之安宁亦将岌岌不可终日。故有立法者以虑之，有司法者以行之，不然彼窃盗者果安罪哉？彼迫于饥寒之苦，而圈他人锱铢之利，固情之所可恕者也。然法律上所以不能恕之者，则以其危财产之权利也。人苟失其财产之权利，则无储蓄之心；无储蓄之心，则无操作之心；人人不思操作，则社会之根柢摇矣。故凡侵犯他人之生命财产、自由者，皆社会所谥为不义，而为全社会之大戮者也。故曰：义之于社会，其用尤急于仁。仁之事，非圣哲不能，而义之事，则亦得由利己主义推演之，非特社会之保障，亦个人之金城也。今转而观我国之社会，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，实有可惊者，岂独平民而已，即素号开通之绅士，竟迥然不知正义之为何物。往者某府有设中学校者，其地邻佛寺，

遂以官力兼并寺而有之，僧狼狈迁他所，曰：嘻，此盗所不为也！原此寺之建，未必不由社会之物力。然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，且数百年，则其为个人之财产固已久矣；乃不顾一切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，并使之无所控告，则自僧侣言之，谓之烈于盗贼，诚非过也。设更有强有力者出，夺该校而有之，则创设该校者之感情又当何如？夫使生徒人如此之讲堂，居如此之寄宿舍，而欲涵养其正义之德性，岂非却行而求前，南辕而北其辙哉？夫以佛寺与学校较，则似学校有用而佛寺无用矣，然以建一校而摇社会之根柢，则其孰得孰失，孰利孰害，宁待知者而决哉！则夫彼之持实利主义者，其于此主义实尚未能贯彻也。夫余岂疾学校而庇游食之民哉？余恶夫正义之德之坠于地也，故不得不辨。

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

《奏定学堂章程》张制军之所手定，其大致取法日本学制，独于文科大学中削除哲学一科，而以理学科代之。夫理学之于哲学，如二五之于十，且理学之名，为我中国所固有，其改之也，固宜。独自其科目之内容观之，则所谓理学者，仅指宋以后之学说，而其教授之范围，亦限于此。夫大学之设哲学科，不自日本始也。欧洲中世以降，大学必备医学、法学、哲学、神学四科，德意志之大学，今日犹仍此制，其余各国大学无不设此科者。今当兴学之始，而独削此科，岂以性与天道非中人以下所得闻欤？抑惧诋词邪说之横溢而亟绝之欤？于是吾人不得不美制军之政策贤于欧洲政治家远矣，抑吾闻叔本华之言，曰：大学之哲学，真理之敌也。真正之哲学，不存于大学。哲学唯恃独立之研究，始得发达耳，然则制军之削此科，抑亦斯学之幸欤？

至于优级师范学校则不然。夫师范学校所以养成教育家，非养成哲学家之地也，故其视哲学也，不以为一目的，而以为一手段。何则？不通哲学，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故也。且夫探宇宙、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，固哲学之事业。然此乃天才与专门家之所为，非师范学校之生徒所能有事也。师范学校之哲学科，仅为教育学之

预备，若补助之用而其不可废，亦即存乎此。何则？彼挟宇宙、人生之疑惑，而以哲学为一目的而研究之者必其力足以自达，而无待乎设学校以教之。且宇宙、人生之事实，随处可观，而其思索以自己为贵。故大学之不设哲学科，无碍斯学之发达也。若夫师范学校之生徒，其志望惟欲为一教育家，非于哲学上有极大之兴味也；而哲学之与教育学之关系，凡稍读教育学之一二页者，即能言之。今以他学喻之，殆如物理学，化学之与工学之关系，生理学、解剖学之与医学之关系乎，世未有舍物理学、化学而言工学，舍生理学、解剖学而言医学者。今欲舍哲学而言教育学，此则愚所大惑不解者也。

文学与教育

生百政治家，不如生一大文学家。何则？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，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。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？且物质上之利益，一时的也；精神上之利益，永久的也。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，后人得一旦而坏之，至古今之大著述，苟其著述一日存，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。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也，意大利之有唐旦也，英吉利之有狭斯丕尔也，德意志之有格代也，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，而政治家无与焉；何则？彼等诚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，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，若政治家之遗泽，决不能如此广且远也。

今之混混然输入于我中国者，非泰西物质的文明乎？政治家与教育家，坎然自知其不彼若，毅然法之。法之诚是也，然回顾我国民之精神界则奚若？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，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，如希腊之鄂谟尔、英之狭斯丕尔、德之格代者乎？吾人所不能答也。其所以不能答者，殆无其人欤？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？二者必居一焉。由前之说，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；由后之说，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。前说我所不知，至后说，则事实较然，无可讳也。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，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？求之于宗教欤？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，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。求之于美术欤？美术之匮

乏，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。则夫蚩蚩之氓，除饮食男女外，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！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，有心理的必然性，与西人之细腰、中人之缠足，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。不改服制而禁缠足，与不培养国民之趣味而禁鸦片，必不可得之数也。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，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国，则其压倒文学，亦自然之势也。夫物质的文明，取诸他国，不数十年而具矣，独至精神上之趣味，非千百年之培养，与一二天才之出，不及此。而言教育者，不为之谋，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。

（原文作于1904年，收入《静庵文集》）

纪 言

光绪丙午冬十月，国维以父忧居里门。有乡先生六七人跽然叩门入，曰：“学部新令，凡府厅州县各置一劝学所，并置学务总董一人，以总揽一邑之学务。吾子素明于教育，但居乡之日浅，未得奉教。今邑侯令某等举总董，既以吾子应矣，子其毋辞。”余应之曰：“嘻，以今日吾邑教育情形观之，虽欲不辞，其可得乎？”此非徒吾邑之咎也，以全国教育大势如是，故一邑教育之结果，势不能不如是也。

案，劝学所之设，所以劝学龄儿童人人就学，以图教育之普及也。今吾邑学龄儿童之数，尚未有统计，然计其大数，当不下万人。故城镇须有容四五百人之小学十余所，乡僻须有容五六十人之单级小学百所，然后得举人人就学之实。试问吾邑果有十分之一之设备否乎？吾邑之学校，举城镇中之大者，每校不能容五十人，然亦不过十数校。其中有学校之名，而无学校之实者，且过半焉。既无设备，奚以劝人？此其不能不辞者一也。

外国通例，小学经费皆系村民负担，由地方官征之，而赋之于学校。今政府尚未定小学经费负担之道、征取之法，而上所谓十数校之经费，皆地自为筹，人自为政。绅主其事，而官受其成。其贤者，则因以为功；其不肖者，且缘以为利。小民负戴之豆麦、屠宰之羊豕，几于无物不税，无地不征，而所教者不过数十市民之子弟，则其谤讟实有由矣。且地方绅士岂尽善良？小镇尤甚。凋劣之青衿，折阅之贾竖，窥一时之大势，